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作家的行旅

ZUOJIADEXINGLV

任何业绩的质变都来自
于量变的积累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
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作家的行旅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世纪的年轻人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永恒的生命之源	1
一 人格生成的反思	4
二 寂寞的热闹与躁动	13
三 忏悔与揶揄	21
四 代沟与自然	31
第二章 流寓与寻根	40
一 失乐园的悲哀	41
二 “重造”之梦	50
三 大地与人	62
第三章 众生心与大菩提	72
一 残缺与顺应	73
二 边缘上的文化构想	80
三 起信与灵验	87
第四章 悬浮的都市人生	96
一 都市新感觉	99
二 “死的跳舞”者	112
三 畸变的文化	122
四 皇城根的余辉	129
第五章 铁屋子中的呐喊	139

一	洞穿历史的黑暗	141
二	无边的荒原	149
三	绝望的抗战	161
四	世纪的孤独	168
第六章	叛逆与救赎	177
一	意象的末世色彩	178

第一章

永恒的生命之源

艺术母题作为“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它有着自己辉煌纷灿的奥林匹斯神殿。似乎可以说,在诸多的神祇中间,童年母题以它独有的姿韵获得了艺术女神的深深宠爱。它虽然不比维纳斯的缠绵悱恻,也难得阿瑞斯的壮烈奇诡,它不像死神用黑暗般的深邃与铁一般的峻冷叩击芸芸众生的心弦,也不像复仇女神常常以除暴惩恶的执著使人们震撼于正义的永恒。但是,当你悄然聆听巴那斯山巅飘来的美妙天籁时,你会不时听到缪斯的芦笛总在演奏着关于它的迷人乐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怕这种曲调的第一个音符刚刚击入你的耳鼓,你也会怦然心动,难以自禁地沉浸于一种化合着甜蜜与伤感、悼惜与期冀的莫以名状的情绪氛围中。因为,童年温馨旧梦的萦念,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潜地飞舞着这个神秘而奇幻的精灵。确实,每个人都曾编织过童年的五彩时光,每个成熟的人都在自我心灵的一隅坚牢地守护着童年记

① 歌德语,转引自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忆的所罗门宝瓶。然而,并非每个人都甘愿自溺于童年温馨浪漫的记忆并以此取代世俗生活缠绕中的挣扎与奋进。与每个走向成年的人谁也不愿也不可能再退回到童稚时代一样,个体乃至整个人类对自我童年的观照与反思,事实上也只有有在艺术这一特定的情境与氛围中才能成为自觉的需要,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引诱。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同一性导致人类文学历史上童年母题的繁衍不衰。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这一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曾经竟然是一个例外。在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史长河中,山水田园、友谊情爱、拯世扶危、复仇冒险,种种文学母题尽皆囊括,唯独泛善可陈的就是童年母题。30年代中,周作人由于“往见外国二三歌咏儿童的文学之总集,心甚喜爱,借中国无此类书物,欲自行编辑则无此时光与力量,”因而从《西青散记》、《浮生六记》等古代书籍中抄录了一些回忆童年时代生活趣事的诗歌以飨读者。周作人还感慨系之地说:“这些诗歌记述儿童生活都颇

有意思,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发达的地方,这样的东西原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们中国就不能不说是难得而可贵了。”^①毫无疑问,这些难得而贵重的以童年趣事为题材的零散诗歌是不足以构成一种文学母题系统的,第一,作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创伤,对童年的回忆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没有成为作家关注自我的一种独特方式,一种自觉的、迫切的心理需求;第二,这些童年趣事的回忆其主题比较散漫,没有获得一种反思的品格,缺乏一种能够把此类作品联系起来的内在灵魂;第三,这些零散作品在艺术形态上也还没有构成一些共同的模式。而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会缺乏童年母题文学,我认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老者本位观念。这种观念从氏族社会流传下来,沉淀在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构型的重要特征,在政治上它便为古老帝国的封建宗法制度与礼治等级秩序提供了自觉的驯服者,在文化领域,它则内化成为人们观察事物、说明世界的一种惯常的眼光与方式。年轻在幼者本位主义那里意味着希望与活力,在老者本位主义那里则意味着肤浅与稚嫩;童年生活中一切顺乎自然天性的要求在幼者本位主义那里都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扶持听任发展,而在老者本位主义那里却不幸成了不合教化的,必须加以束缚和压抑。整个民族都浸淫在这种普泛的集体心态中,童年,这个人人都曾有过的绚丽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被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的人们轻率地逐出了艺术的伊甸园。所以,直

^①周作人:《秉烛后谈·儿时杂事》。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幼者本位的观念当做民族自救的口号响亮地提了出来，直到 20 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清晰地意识到了老者本位的传统观念已经使得民族精神严重老化，民族的生命活力明显地萎缩，中国文学中的童年母题才应运而生。从此，童年的世界真正成为艺术的观照对象，童年温馨浪漫的旧梦，在艺术的领地中为精神上躁动不宁的现代作家们构筑起了一座心灵避难的风雨茅庐，在巨变动荡的 20 世纪中，这座永恒的精神茅庐一次又一次地拯救着那些过于敏慧的先觉者们，为他们抵御外界压力的冲撞，维持心灵天平的均衡。

一 人格生成的反思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童年母题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步性。1922 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开始成熟起来，出现流派纷呈、争妍斗艳的繁荣局面。这时，年届不惑的鲁迅一方面用他的犀利道劲的笔墨继续他的启蒙小说的创作，一方面开始兴致勃勃地用艺术的方式向读者叙述自我童年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情。最早是《故乡》，但那尚是童年回忆的片断嵌入，到《社戏》时，作品的主人公已经与作家自我童年发生整体性的吻合。此后，鲁彦、许钦文、废名等情感内倾的乡土作家仿而效之，不仅将乡土而且将与乡土密切关联的自我童年也引进文学的堂奥，与之相呼应的是冰心、王统照等人生派作家，自我童年的忆述为他们展开了尽情礼赞童心与美爱

的广袤天地。这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童年母题创作的滥觞期。30 年代,萧红、沙汀、艾芜、萧乾、骆宾基等作家的崛起推波助澜,使童年母题创作不仅在抒情文学中而且在叙事文学中也显得声色壮阔。到 40 年代,不仅出现了诸如艾芜《童年的故事》这样自觉地以自我童年生活为贯穿线索的短篇小说结集,而且已经拥有萧红《呼兰河传》与骆宾基《幼年》等艺术上颇有特色的长篇小说。这一类的作品既以其浓郁的民俗学色彩为深入研究小说的文本提供了翔实的印证资料,也因为它们所披露的这些童年趣事出之于作者本人的回忆,为研究作者人格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信的个体心理学方面的权威依据,更重要的是,作家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同质性,童年母题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的制约,以及作家之间时空距离的切近,终于使得现代小说中的童年母题创作在本质意蕴与艺术形态上都呈现出意味深长的相似性,从而蔚然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和整体意义的文学史现象。

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和整体意义的文学史现象,童年母题文学与儿童文学是在不同范畴内划分的两个不同质的概念。两个概念的外延有着一定的交叉叠合的关系,但其内涵却有自己质的规定性。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的儿童文学,它的主要描写对象与主要读者对象都是少年儿童,因而作者必须在创作过程中尽量排除自我因素的渗入,尽量站在儿童自身的立足点刻画童年世界,并且力图避免用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眼光与心理状态嫁接到儿童身上去。作为文学母题的自我童年生活的艺术观照,尽管也必须如实地状写出童年所特有的致知方式和情

感心理,但它是作家站在成年人的立足点上对逝去的自我童年的返观,所以它不仅不排斥作家的自我因素,相反,作家自我的强烈介入竟成为此类作品获得充沛生命力和历史感的根本动因。而且,读者对象主要是少年的儿童文学必然地具有平易、浅显与单纯的自我要求,但作家对自我童年的艺术表现却主要是为自己书写。也为与自己具有相同的情感震荡频率的成年人书写,因而在此类文学的优秀作品那里,作家自我的强烈介入赋予它以一般儿童文学难以企及的情感的复杂性、思想的深邃性以及对生活洞察的穿透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童年母题文学中所展绘出的童年世界仅仅是一个成年人记忆中的童年世界,记忆表象的储存本身就已经历了由情感趋向制约着的筛选与整合的过程。当作家把自己的记忆表象诉诸文字时,一方面他必须使之尽量切近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这样才能使自我情感的抒发在创作中找到契合点;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基本幻象而需要所谓真实生活表象的地方,理所当然要不断防止它偶尔真正地或只是想象地与它的模特相混淆”,才能“从本质上保证它们的文学形式。”^①游刃于这种似是而非的童年母题创造的艺术二难中,作家必然地不仅把自我情感而且把自己对生活的深沉思索同时灌注进了对童年记忆表象的简化处理中。由于童年记忆处理过程中的自我内省性和题材的过去性质,现代童年母题文学就必然地具有了一种反思品格。所以,如果说现代作家

①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译本,第338页。

对乡土的依恋往往植根于他们走向都市世界后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那么,他们对于童年生活的频频回顾则明显寓含着他们走向成熟后对自我人格生成历史的深刻反思。正是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反思品格使得它的各种变体类型都不同程度地聚注着一种联系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凝重的历史感,它的价值也就因此超越个体心理的范畴而具备了民族心理学的意义。

当现代作家回眸返顾自我童年的经历时,显然他们的兴趣首先集聚在对自我人格形成的审视,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在生活的纷繁与时代的聚变面前获得一种确定感,急于想寻觅出自我人格精神泉流的主要源头。人格结构的整合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学问题,但它却为现代作家们用一种率直、坦诚、热切的自我表白给简单与明晰化了。许多现代作家都是封建世家子弟,出生伊始就承受着封建大家庭中文化环境的浸润,但是在描写自我人格的形成过程时,与西方作家往往以自己优雅的贵族教养而自矜相反,他们对封建文化教育施加于自己的人格精神上的烙印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投以嘲讽,或者报之厌恶,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格力量的主要源泉与下层劳动者的精神品质联系在一起。他们蔑视子曰诗云的传统,公然而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吮吸着狼奶长大的,或者深信自己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王鲁彦的《童年的悲哀》、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作品,显示出作家们在自我童年回忆的形象画廊中,总是为下层劳动者留下显著的位置,并且怀着真诚同情于他们的贫困,颂扬他们的纯朴、严肃、刻苦、良善以及在极端的物质困窘中保持着的那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

求生意志。这里有一种对比是耐人寻味的,譬如自许为地之子的李广田,他既“极爱慕那位喜欢吃酒,喜欢说牢骚话,又喜欢读陶诗的父亲”,同时又强调似地声明自己的童年生活完全是在另一位“勤俭劳苦而又有点迂直”的农民父亲影响之下度过的(李广田曾经过继给无子的舅父),他对两位父亲在自我人格结构影响的孰轻孰重的评估是了然分明的。素以洒脱恬静著称的废名在评价对自己童年人格影响最深的两个家庭时,一往情深的也是贫穷赐予自己的精神富有。他说:“小时,自然与人事,对于我影响最深的,一是外家,一是这位婶母家。外家如是以其富有,婶母家是以其贫了。她的贫使得我富有,在现在想来,外家的印象已经淡漠,婶母家的印象新鲜如故。”^①对此现象,成年的作者自谦为“真不知是何故”,其实,“她的贫使我富有”一语已经道出个中奥妙,因为“婶母家形式虽孤单,其精神最热闹”,以至孩子们在精神雨露滋润中觉得“婶母伟大无法形容了”。物质贫穷与精神富有两相对照的深刻感受在作者心中历久弥新,谁能说他没有意识到婶母已经在自己的人格形成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呢?当然,人们也许最感诧异的还是鲁迅,他的许多小说对农民的麻木、愚钝、因循保守作了严峻的批判,然而一旦他的艺术视角折回到自己的童年世界时,下层劳动者的形象顿然变得纯朴可亲,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思也是那样轻松隽灵。少年闰土的飘逸,安桥村农家少年的无私与能干,六一公公的憨厚等等,与阿Q、柳妈、九斤老太甚至成年后的闰土形象显

①废名:《散文》。

然不是出于同一副笔墨,同一种心境,同一种情感。如果将小说《社戏》中厌倦于传统京戏与神往于乡村社戏的情绪对比,与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对长妈妈为自己弄来《山海经》一书的深深感激联系起来看,作者之所以一反沉郁森冷的常态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下层劳动者的如许温情,正是因为这些童年回忆在鲁迅那里已经成为只有从劳动人们固有的民间文化传统中才能吸取一种新鲜的反抗精神与人格力量这一观念的象征性意象。

早在1919年,鲁迅在大声呼喊“幼者本位”口号的同时,曾经语重心长地与觉醒了的年轻人谈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希望现在的父亲要能够认识到“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他还要求“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尽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①鲁迅说出的这番话无疑有着深刻的自我童年经验固结作为基础,后来他在旧事重提时谈到的几件经典性细节可以作为辅证。一是有一次童年鲁迅急于要去看社戏,可父亲一定要他背完书再走,以至鲁迅“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一是有一次弟弟躲在阁楼上玩风筝,被作为兄长的我发现并且狠狠地踩烂,这件事使得已到中年的鲁迅心里仍然含着铅一样地沉重。第三件事是百草园与三味书室的反比,由之看到传统教育方式的枯燥呆板与儿童活泼天性的格格不入。即使在一块小小

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的自然园地儿童们也能找到无穷的乐趣,而在知识的广阔天空中他们感受到的却是难耐的痛苦。确实,这块小小的自然园地在许多中国家庭中也被无情地剥夺了,中国社会中儿童的不幸不仅在于旧式的学校是他们望而生畏的场所,甚至在家庭中,在父母身边,他们儿童天性的张扬与自然流露仍然受到压抑与惩罚。因为这是一个封建礼教观念牢牢禁锢着人们生活的地方,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著中所言,“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成人们为了使他适应礼教观念所规定好的生活秩序和方式,从来采取的都是强制教化的手段。所以在这样的礼教社会中,“一个孩子在一小时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责的次数。”从某种意义看,“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所以,那些痛切地感受到了自我性格的过于早熟,感受到了童心稚趣在自我生活中消逝得太快的现代作家们,在反思自我人格生成的精神活动中,就很容易地、不约而同地注重揭示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方式、因袭观念和生存环境强加给少年儿童种种严厉的情感羁索和沉重的精神负担。萧乾的《篱下》集中地揭示了儿童的自然发展与礼教要求相冲突的主题以及儿童在礼教的束缚下处处受到干涉的窘境。不幸的环哥跟着无靠无依的母亲住进了城里的姨父家,这是一个讲究礼教的家庭。在这里,环哥奇怪连妈也变样儿了,用膳时,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